



刻瀛溪周元公集叙



撫臺趙公經文締武節制全楚重禮
教卹災患賦平刑清庶政以和于是
涉洞庭陟衡嶽傳節九疑蒼梧之境
若曰邊徼經畧有未盡乎乃修廢官
飭武備疆圉孔固按春陵念瀛溪故
里也遺跡無不游覽拜祠下肅然起

敬躬爲文以吊之謂祠宇簡陋非妥
神崇賢之意時郡理弘庵崔君署州
事祇奉惟謹剝爲之革故鼎新堂室
門廡不日告成疏沼植蓮復五星墩
置祭田亦罔弗備夫此元公之鄉前
守史君表厥宅王君憫其廢皆未及
充拓茲興起有時丕闡在人因

撫臺之加意而崔君能共厥事固天
理之在人心不容泯其數殆亦非偶
然者崔君復謀於鄉先生東川日洲
諸公刻元公集以傳余甫任編次將
告成謂宜叙諸簡夫是集所載圖說
易通皆幼嘗習熟獨月巖星墩向闡
之未知若此竒也况山川拱抱風氣

攸萃所以篤生異人上接孔孟之傳
下衍程朱之緒固天造地設而非人
之所能為也及考元公弱冠聞道遂
登仕籍位不大顯獨不忍違清時志
行高潔而循循由由與人為善無所
不至吟咏應酬之作率而易冲粹無
一毫勉強意必之私庶幾哉無可無
不可非顏閔不足以擬之使得游孔
門奚直速肖已哉惜乎有醇儒而不
能用此宋之所以止於宋也我

朝道學大明先生之言固家傳人誦然
不泥詞章訓詁能窺公之堂奧寧幾
人哉此集傳而人之景行若發蒙矣
以是知

撫臺爲世教計而崔君之政之學可謂能先其大者云附其說編左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春王正月上元湖廣永州府知府前進士侍

經筵官兵科右給事中東郡丁懋儒撰



周濂溪先生文集小引

國重制舉義而制舉義取議

論爭而之史取菁莪爭而之左

取辯謀爭而之策取焉眇爭

而之子無所之也爭而之佛而六經

載理之書而不之之也于文祖秦于

字祖晉于詩祖唐宋濂洛理學
之祖而不之祖也凡以工情易思工
辯易駮工藻易賞工虛易沉無
所工乃無所易無所易斯難矣
難斯遠矣毋怪其剗心於彼而
掉臂於此也夫河源發於星宿

而瞿塘灩澦瀨鳥氐蠡瀚漉鳥
五湖七澤沈澆焉不則其竭矣
龍脉發於崑崙而崦嵫嶺嶺峯
鳥嵩恒尊秀區九龍三峯樞密
葱烏不則其崩矣故夫離理之辭
辭淫也離理之辭譎者也離

理之藻、浮者也。離理之虛、無也。故離諸理因不離矣。合諸理因不
合矣。理者諸子百家之崑崙崙星
宿而諸子百家理之瞿峽崙崙諸
山水也。制舉義家根盡于太極而
而輔潤之以諸子百家猶之水源也。

浩淼之際猶之山脉也。秀奇不
測殆所謂萬變而未始出吾宗者
耶。故能讀濂溪先生書乃能讀
諸子百家而徒讀諸子百家者
未為能讀諸子百家者也。以為
猶在乎一句一卷之間也。

劉汝弼思諧甫撰



周濂溪先生集序

吾潤故有濂溪先生祠廢邑

侯駟公新祠鴻鶴山下予嘗

一瞻先生像想見先生為人為

之低回久之不忍去獨恨先生

集不傳或不能廣而使瞻先

生像者無以見先生于誦讀之
中今年予始世紀六夫家獲
睹抄本予為之反覆莊誦不
忍釋思夫先生之像既新則
是集也當新之以慰夫瞻先
生者予唯夫道之混于玄冥

也宛犧畫形焉后聖系著焉子
思子中庸明焉形晨光之燾
乎著犧馭之升也至于明則經
天矣然無索其薄蝕何也靈
之以游辯慧之以烈炬雲之以黃
老顯門熒之以玄霧之以詩

賦岐異祿出滅光沒景則幾
乎長夜哉淡宓犧氏數千餘
季而濂溪先生生液易畫數
千餘季而濂溪先生太極圖出
余諦觀是圖生陰生陽即兩儀
之說乎而動靜則其所未發者

也形生神發中正仁義其天命
率性之說乎而陰陽變合則
其所未發者也有孔子之系而
開其藏有子思子之中庸而該
其義宓犧以來形而著之而明
者豈重揭焉千萬世而下行乎

日月之中而後有露之蒸之雲
之榮之霧之者先生之功豈可
誣哉故以先生之功為之額為
之祠而况乎先生之精神具在
斯集則安可不刻以布之四方
學也使四方學者見先生則不
敢以其貌禩而已也是為刻謙
溪先生集

公陽後學思成劉汝章撰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文集序

周子濂溪後孟子千百年孟子在
孔子五世之內所謂見知者非與漢魏
晉唐而下何其晦也說者謂道有所
甚是不免秦炬云迄宋始有濂洛諸
君子相與闡翊而則祖濂溪先生先
生說太極圖數理深大想見先生之

為人衷心博帶澤膚而壘骨先生
少遷京師僑居余郡善鶴林禪地
遂以鑿蓮池焉世以先生之功春秋祀
余時履肅然神氣若提再千百年
後山寺改色鐘鼓茂建諸生以時習禮
其下詩有之匪且有且匪今斯令余亦
以云茲且次先生之生平而快于名山大
川之不足或曰而來而類先生手裁不
所其真而類是即即今之于先生誰
不共埽除之役而綴是則不然余揣
夫世之後生小子說于離異無端崖之
難而迂先正于石田非見無尊非場無
法余長輯而流引彙耳目之道攫之
深驛之愉彬之穆誰之勸與且是又安

所不忠于先生者孔而下逆知有子孟
而下逆知有周有程有朱有張而不
必在五百餘歲正路茅棘飲食芒昧
先生唱百代之絕學功不下七篇仁義
身世坎廩轍亦如之此帙遂行正以明
先生于孔周之後之統而為憲章嘯
矢云爾

刊濂溪周子集序

予讀園子所著太極圖通書想
見其為人又觀元脫脫口撰公傳
悲其弗大用於世然所言行事
庶幾君子素位而行之義考諸
其文無少繆者是其甚為周子哉

不然安在其稱太極迂濶于事務
者也夫六經未著醇行先生猶夕
疵說先生起而諸儒渊源接踵
天下始競講於道學章句之儒亦
得掇拾微言以自廣而本之則無
余惟在諸儒之前惟不明之患在
諸儒之後惟不行之患惟其言

之則諸儒無以勝岐學惟其舉
之則雖效于學無以質先生之孔
子嘗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夫計
于刪述何如而孔子何汲汲焉刪
述者以為吏守計會計而曠吏

是躬自犯之也。孟子曰：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詩、書非其人矣，何以有其人于我哉？夫語人以忠、孝之理，莫不願解音，哉其論之也。至即忠臣、孝子之事，抵掌列之，則愀然毛豎。

而色反語未卒，而施諸手足矣。故論人者，用其智，不若其志也；聽者，以心，不若其氣也。聰、明、智、解之所及，而躬不至焉。平、微、詞、涉、論，是以招譽于己下，而蓋自喜也。周子後世，道學之首，而並獨尊，言其太。

極通書之旨本之則無惡在其
稱先生也余往見紀氏有先生集
抄本二書之後先生之出處片詞
短錄并所以論先生者無不具在
使人讀其書且若見其人其為
簿名轉運提刑所處道行未嘗
以卑不濟事為解豈為智及之
而躬不至焉并今世之衛學居則
舍業生則鰥官微詞泐編以取世
者而徒看其書也是以梓之為誦
法二書者要覽焉

萬曆己亥仲春之吉

谷陽劉觀文鼎熙父



瀟溪集跋

余唯夫名之始劫意之始至精脉之所始構必錯比勢間盖廣大悉備六天地别有奇宇因而為祖為帝為氏為氣魄榮衛則罪有大焉者矣夫夫子賢於堯舜豈非以推其道教

萬世無窮也哉則余髫年而即服
習濂溪先生過余郡先生故址又
嚮不忍醇先生闡揭千古為宗唱
始天下賢人衆矣至無不飲啄微
言襟佩要道天地有與立者先生
也夫余兄思成為先生集跋于余夫

道先生者亦既數百年詳矣道
集先生者風氣益薄羽毛益飾張
文竊辨尊駭異于正骨遁流僻為
譚苑假理於當今之羔鴈而腐臭
者而非宗正之著述余兄因有感也
郡既祠先生求天下無貳於先生者

而即無二於吾儁豈其不買信貨

哉

劉汝為思宣父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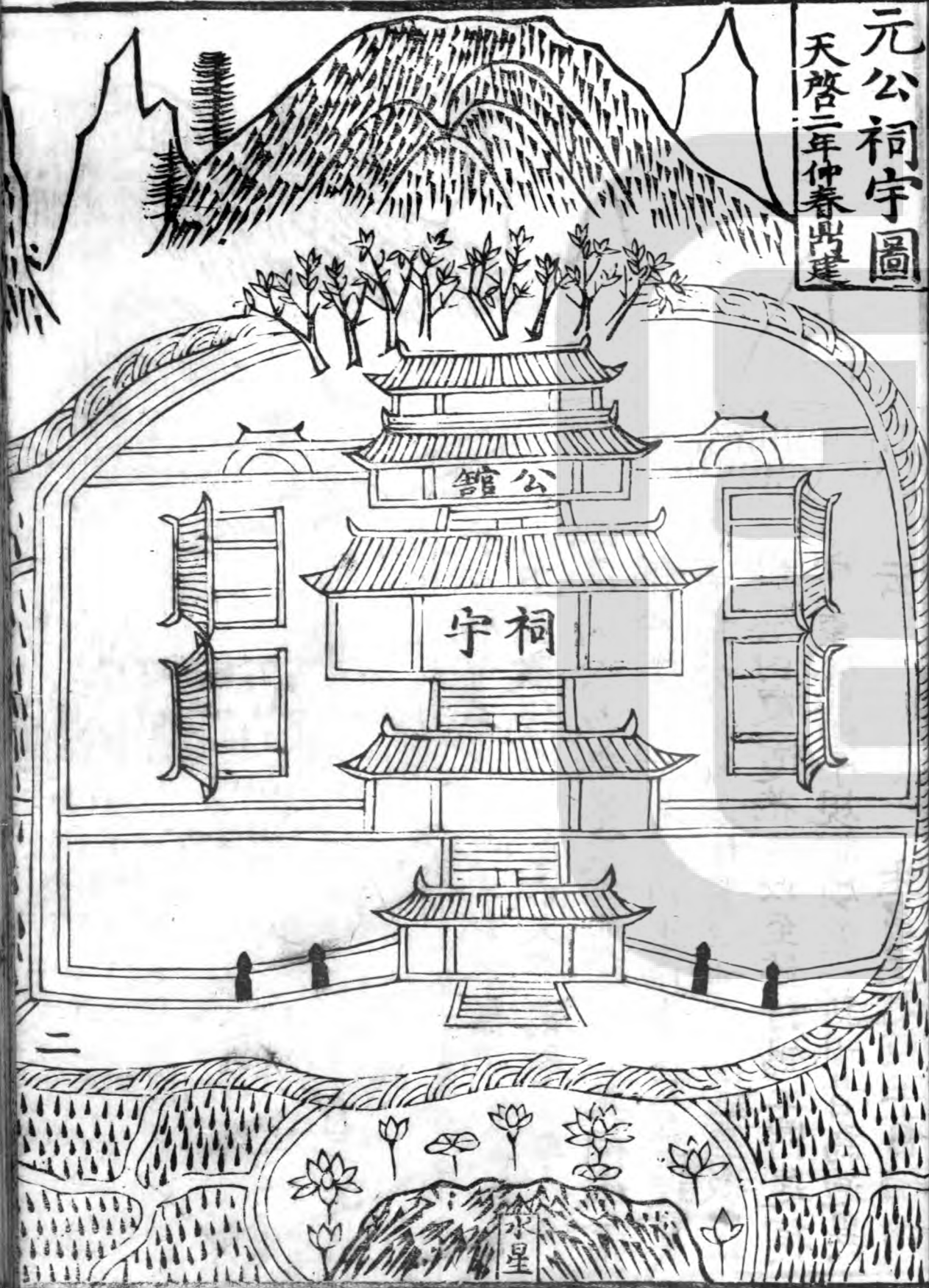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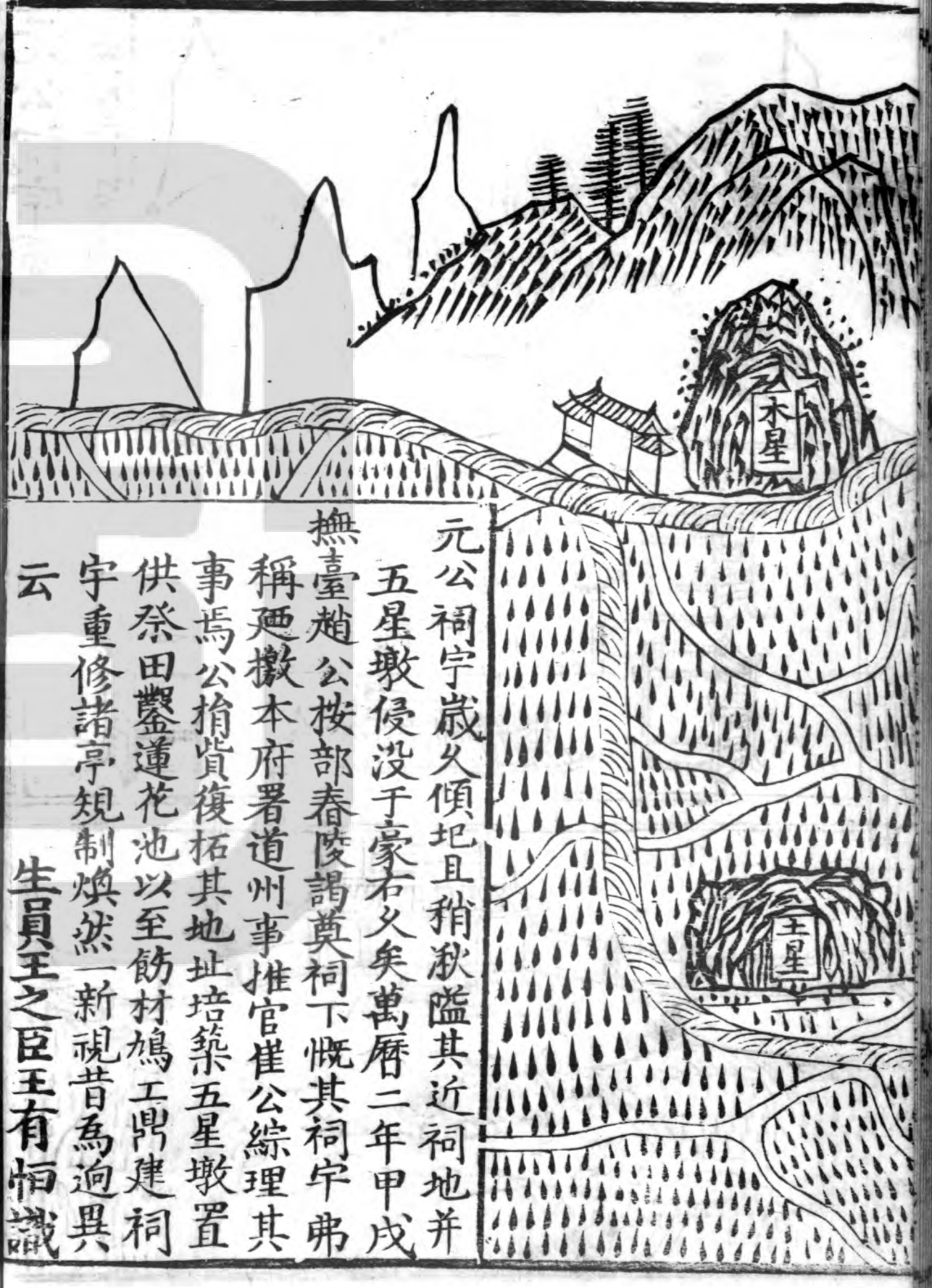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之二

故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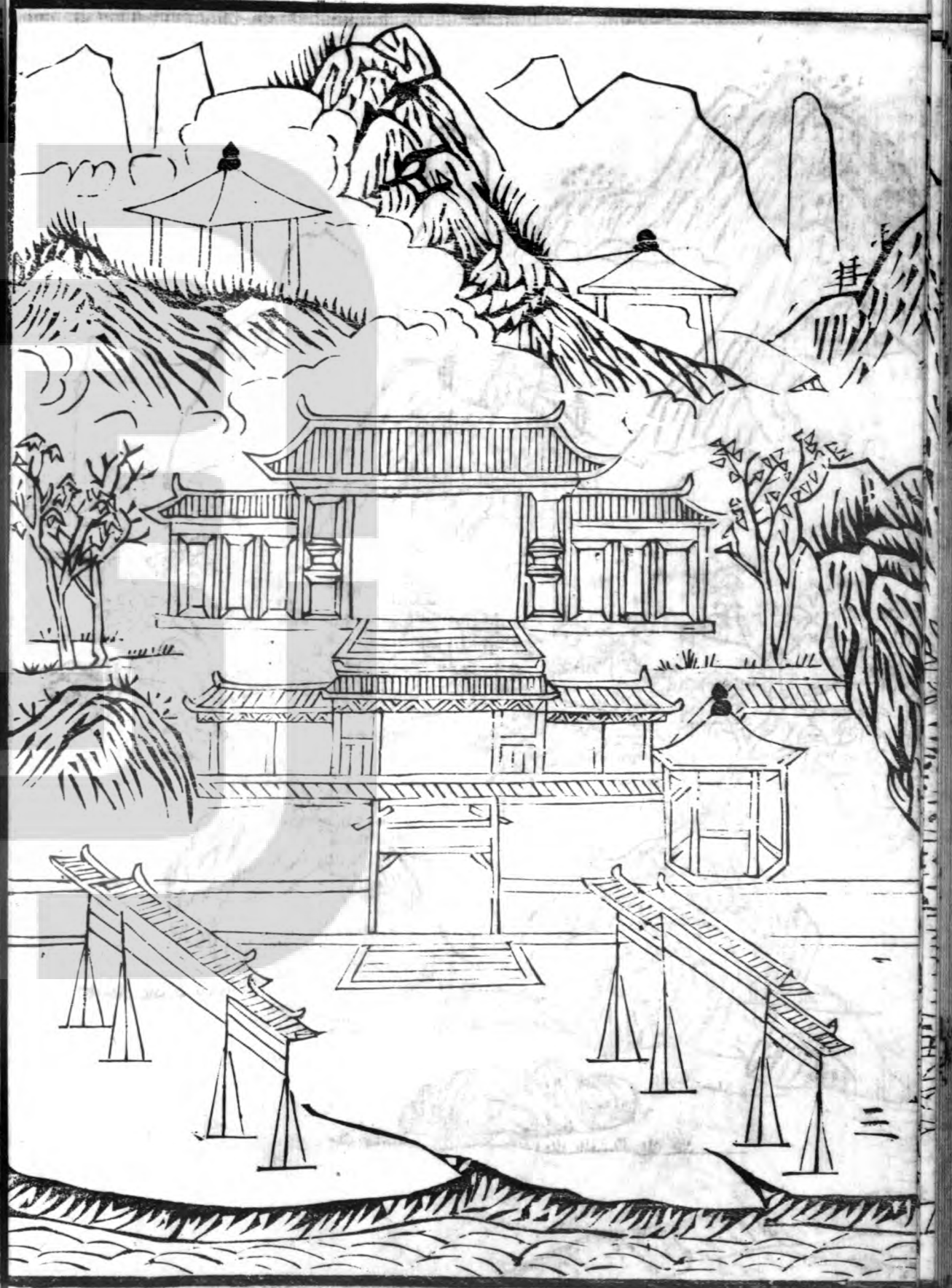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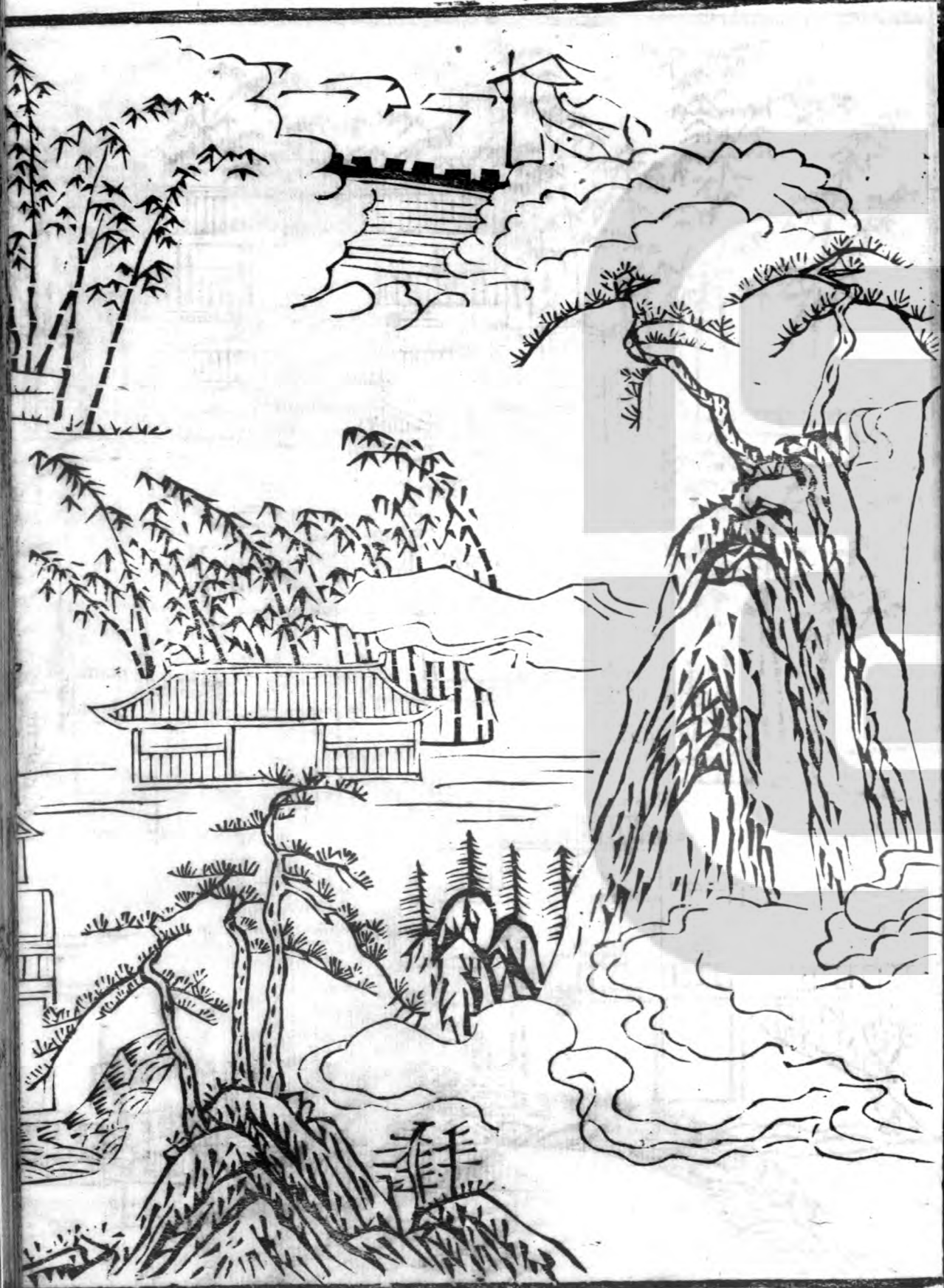
元公祠宇圖
天啓二年仲春興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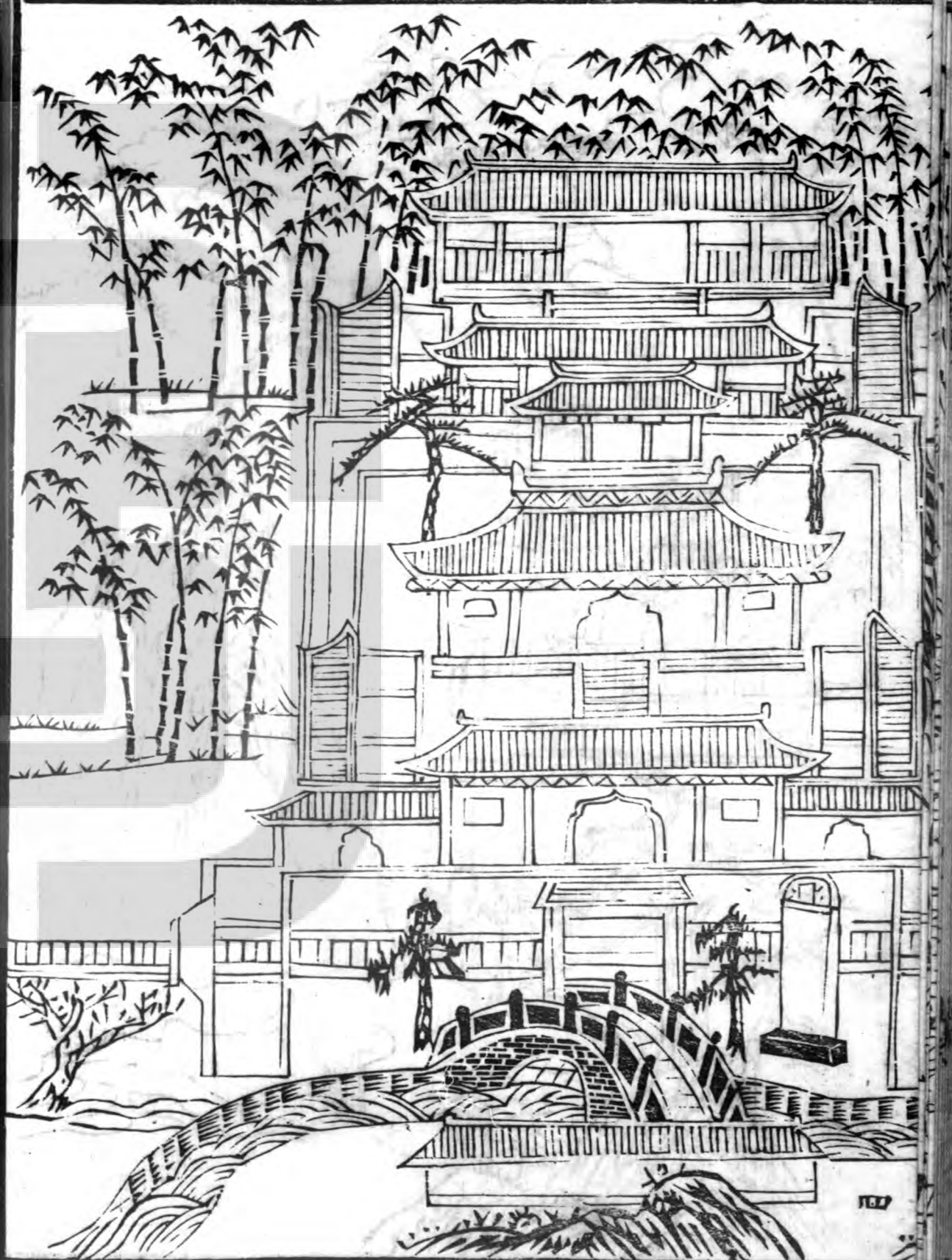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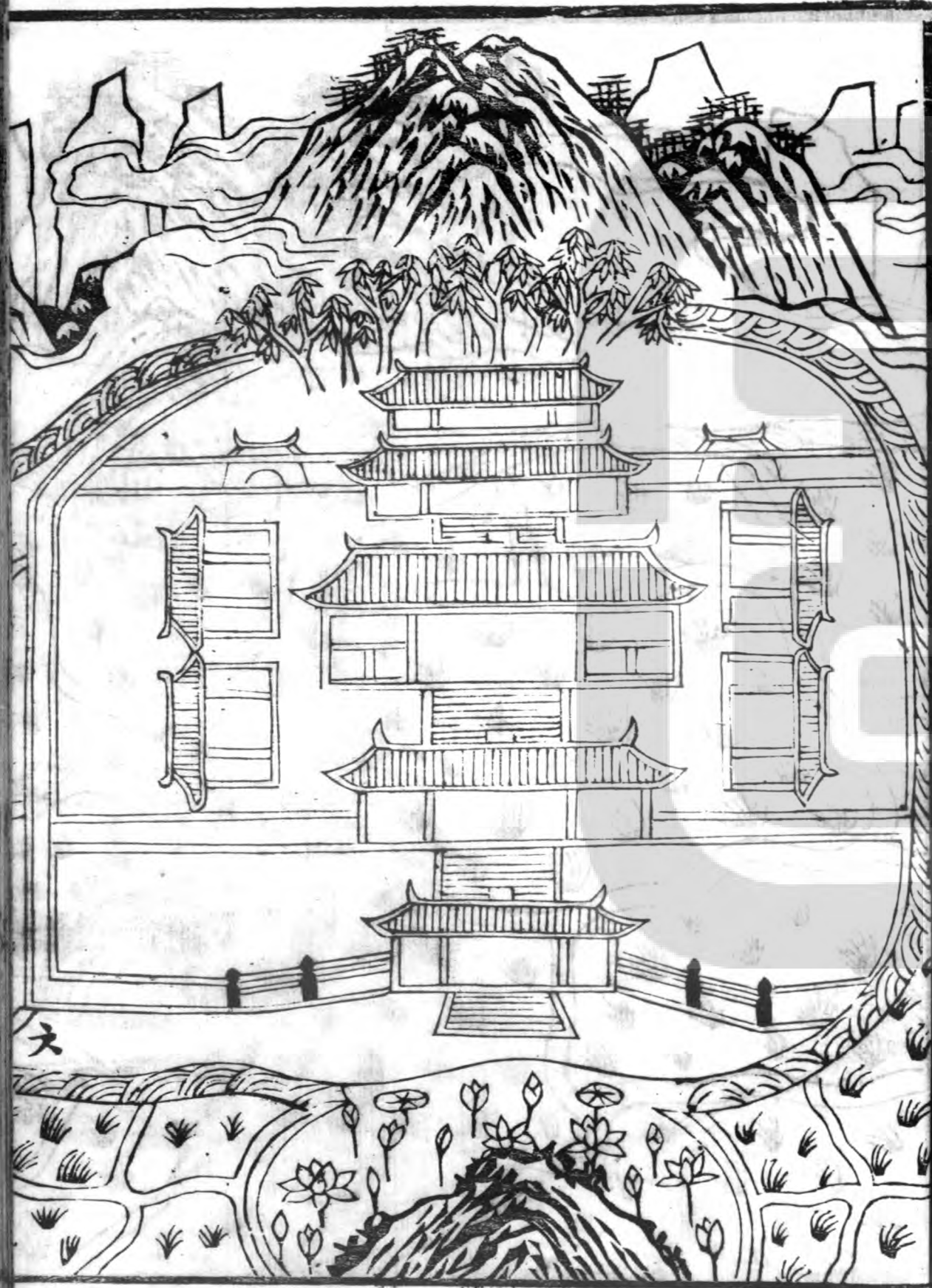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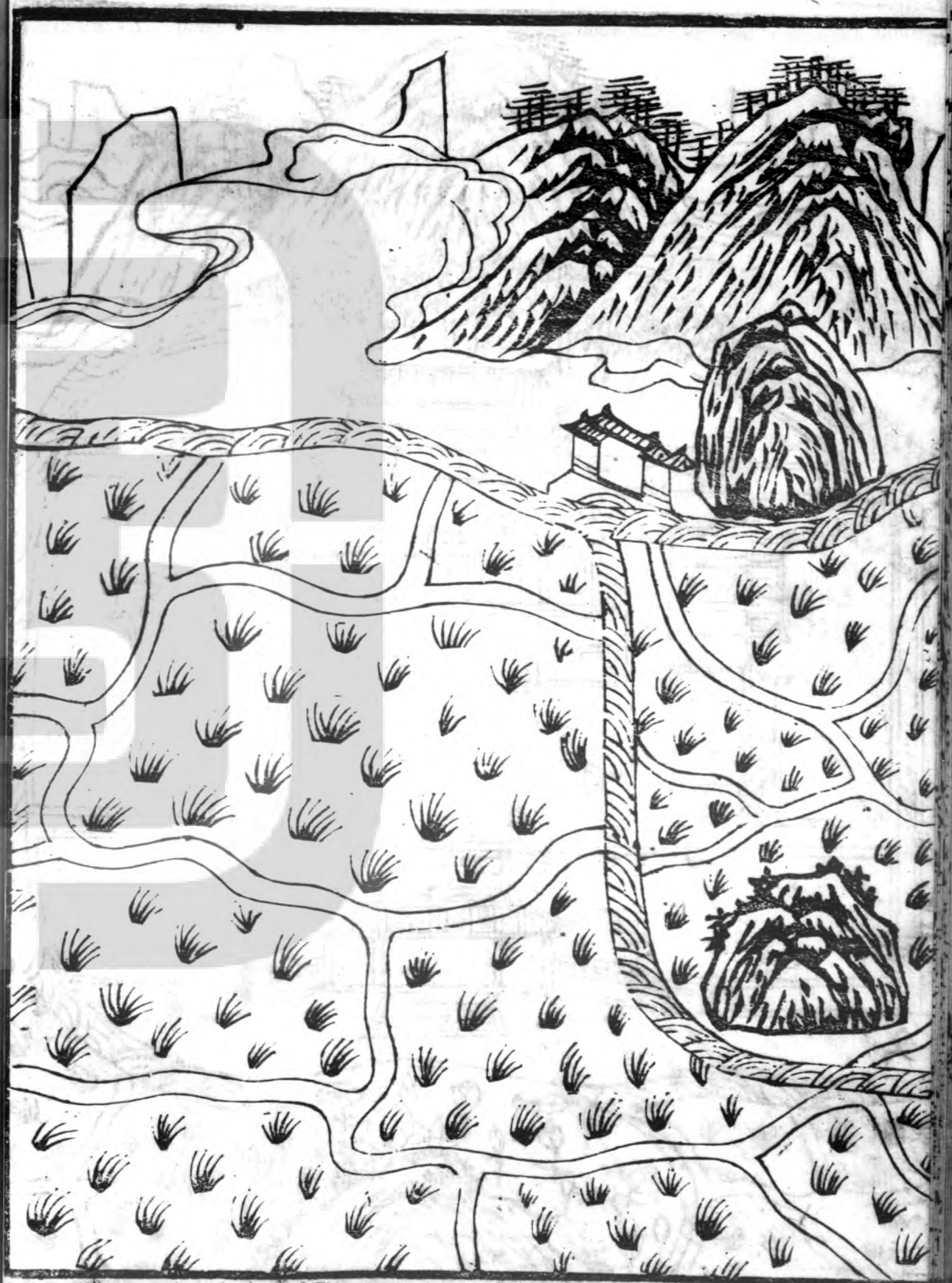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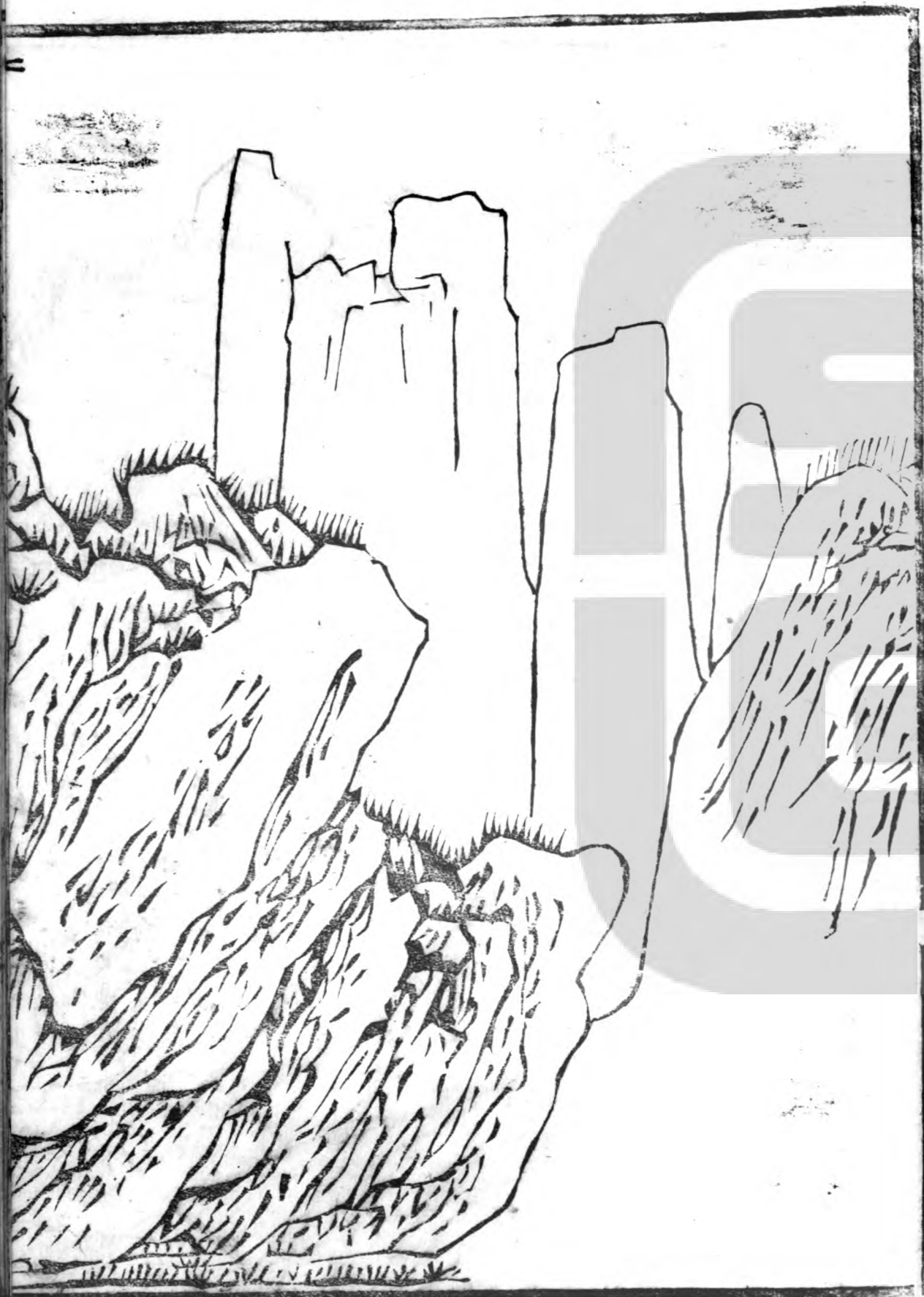
元公祠宇歲久傾圮且稍湫隘其近祠地并
 五星墩侵沒于豪右久矣萬曆二年甲戌
 撫臺趙公按部春陵謁奠祠下慨其祠宇弗
 稱廼檄本府署道州事推官崔公綜理其
 事焉公捐貲復拓其地址培築五星墩置
 供祭田鑿蓮花池以至飭材鳩工鼎建祠
 宇重修諸亭規制煥然一新視昔為迥異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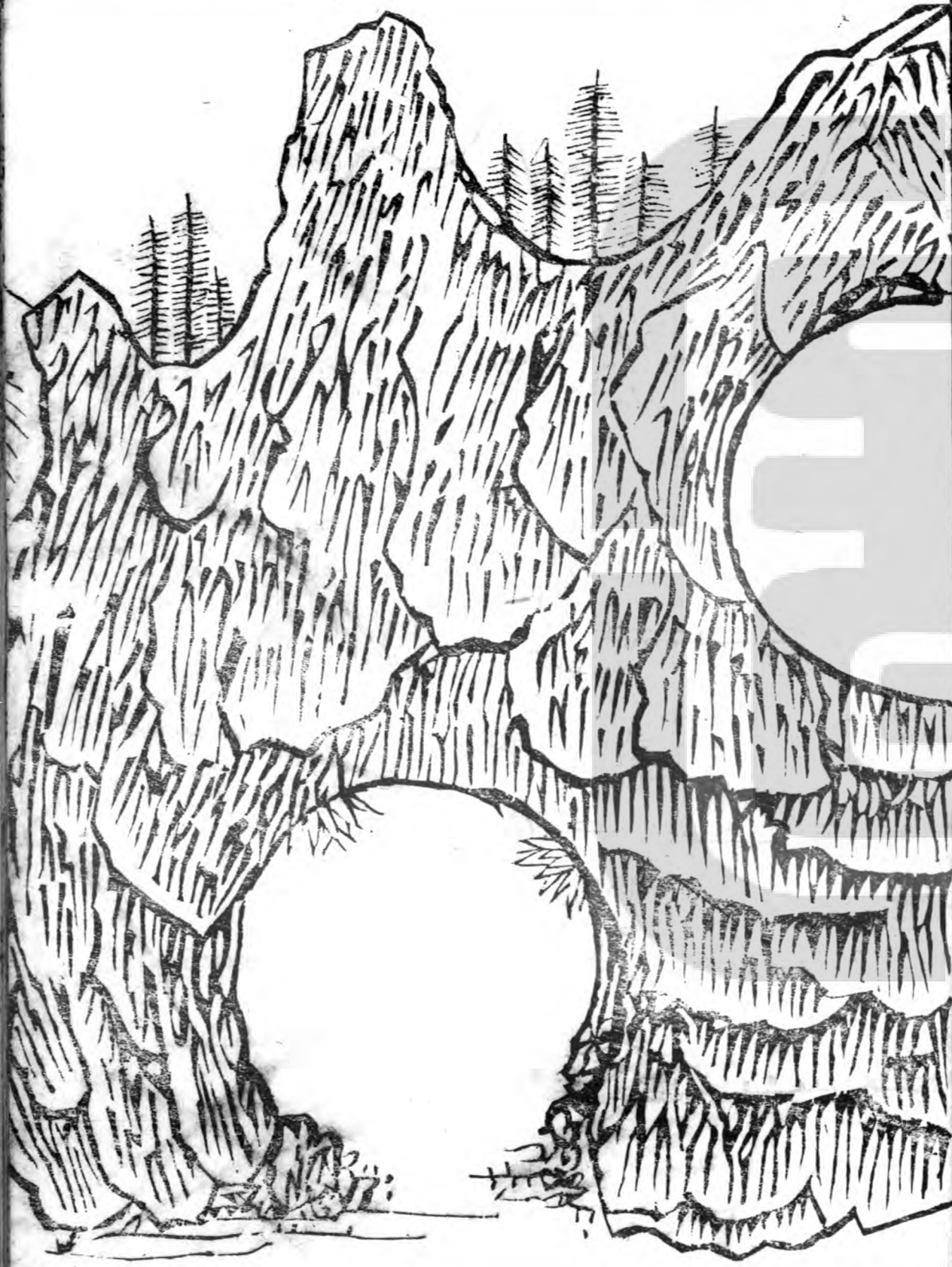
生員王之臣王有恒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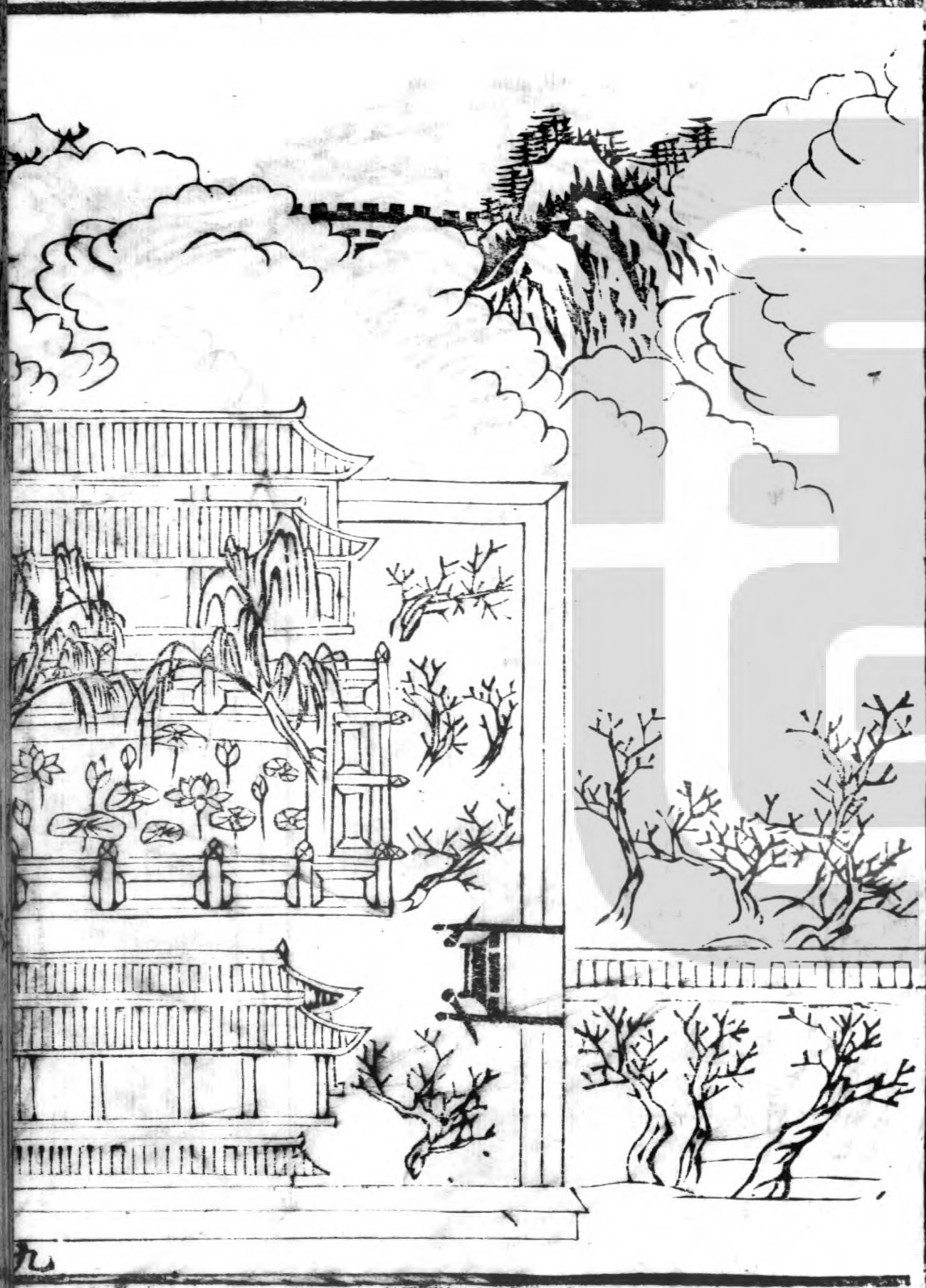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

目錄

卷之一

元公遺書

太極圖說

卷之二

元公遺書

通書



周元公集 目錄

卷之三

元公雜著

養心亭說

愛蓮說

吉州彭稚官詩序

邵州遷學釋菜文

拙賦

題門扉

讓溪書堂

書窓夜雨

石塘橋晚釣

靜思篇

贈譚虞部致仕

天池

遊大林

宿崇聖

題浩然閣

題寇順之道院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劍門

題春晚

題太顛壁

牧童

經古寺

同友人遊羅巖

題惠州羅浮山

題鄴州仙都觀

宿山房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喜同費長官遊

和費君樂遊山之作

江上別石郎中

香林別趙清獻

同石守遊

任所寄鄉關故舊

付二十六叔

又書與三十一叔

與仲章手帖

與仲章六月四日書

與傅秀才書

慰李才元書

卷之四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

明道程子

北山陳氏

鶴山魏氏

晦菴朱氏

李初平

邢恕

王荆公

西山真氏

明道程子

勉齋黃氏

晦菴朱氏

太極圖通書總序

朱熹

太極圖解序

張栻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太極圖說述解序

曹端

太極圖說辯灰文

曹端

太極圖續說

楊慎

天經太極圖測

鄭汝礪

太極推合圖測

鄭汝礪

通書後跋

張栻

卷之五

元公世系圖

元公年譜

卷之六

事狀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宋史道學傳

脫脫

卷之七

歷代褒崇

濂溪先生謚議

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

加封道國公詔

國朝褒崇優恤

錄周元公子孫

附宋御賜道州書院額

卷之八

祠堂墓田諸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熹

永州府學先生祠堂記

張栻

道州建先生祠堂記

張栻

道州故居先生祠堂記

章穎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堂記

魏了翁

重建先生祠堂記

龔維蕃

道州故居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道州濂溪田記

章穎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濂溪大富橋記

趙櫛夫

濂溪周氏世業田記

周子恭

江州學濂溪祠記

林栗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堂記

張栻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朱熹

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朱熹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記

陳宗禮

廣東憲司先生祠堂記

蔡抗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廖紀

潤州重建元公祠祭田碑

王應麟

卷之九

古人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翹太傅

傅耆

題濂溪

潘興嗣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同周惇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前人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零陵通判廳事後康功堂

胡寅

題濂溪

林煥

送周茂叔還居濂溪

前人

送周茂叔合州僉判

前人

謁濂溪周虞部

李大臨

奉寄周茂叔

蒲宗孟

山北紀行

朱熹

題濂溪書堂

干越柴中行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濂溪隱齋

前人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濂溪詩

黃廷堅

濂溪識行

魏嗣孫

濂溪雜詠

潘之定

愛蓮詩

朱熹

遊濂溪辭

鄒勇

卷之十

祭文

墓祭文

孔文仲

南康祠祭

朱熹

潭州遺祭

朱熹

濂溪祠祭

王啓

周元公遺像



贊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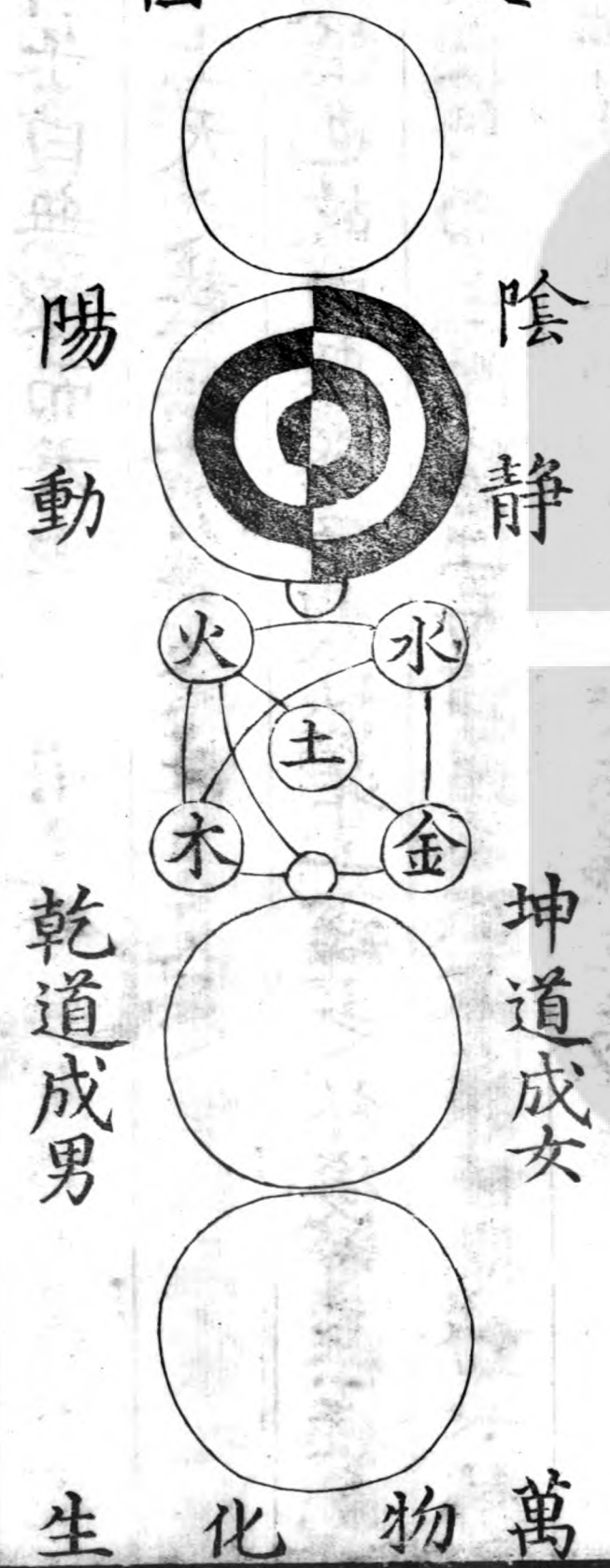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
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金華宋濂曰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
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
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
服緣如之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
測其端倪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之一

元公遺書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

朱子註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始終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

周元公集 卷之二 四
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

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
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
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遠禽
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
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
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
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
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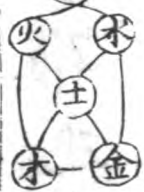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
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
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
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
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

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
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
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
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
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
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
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
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
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
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
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

①陰盛故居右②火陽盛故居左③水陽釋故次火④金

陰釋故次水⑤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⑥交系乎


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

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

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




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

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

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

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

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而吉凶悔各所由以生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

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

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